前言

1999 年 3 月 25 日，報紙的頭條新聞：北約組織轟炸塞爾維亞(Serbia)，爲拯救科索沃(Kosovo)的阿爾巴尼亞人免於「人道的災難」。這一則新聞引起了我的注意與興趣，於是開始注意這個地區的歷史及這個事件所引發的原因及其所引起的議題。

科索沃，這個鮮爲世人所知的巴爾幹偏僻小隅，人口不到 200 萬，面積比台灣的 1/4(10,800 平方公里)大些些，怎麼會「勞駕」世界單極霸權的美國及世界最大、最強、裝備最科技化的軍事聯盟北約組織去轟炸這個窮鄉僻壤的彈丸之地——科索沃呢？如果說是「免於人道災難」，其他或因內戰或因政府暴力鎮壓造成死傷枕藉的國家，像阿爾及利亞(Algeria)7.5 萬多人、蘇丹(Sudan)200 多萬人、土耳其庫德族(Kurds)3.8 萬多人、盧安達(Rwanda)80 多萬人、安哥拉(Angola)50 多萬人、西非的獅子山(Sierra Leone)2.5 萬多，何不也對他們來個「免於人道災難」的軍事干涉？小布希(G. Bush) 總統說「美國不是世界的救火隊」，柯林頓說「我們不必對世界每個地方都得反應」，並且乾脆補上一句，「美國的新願望就是去做它認爲是對的事」。所謂「是對的事」，說穿了「是有利益的事」吧！

當然，南斯拉夫聯盟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

osevic)是此事件的關鍵人物，他是 20 世紀最後 10 年南斯拉夫衝突的核心人物，他的「機會主義」令他有一天真的想法，那就是北約組織不會動武，因爲它是民主國家的組合體，民主國家不會發動戰爭，最後在俄羅斯的聲援下，北約組織的呱叫自然會靜下來。他沒有注意到華沙公約(Warsar Pact)解體及蘇聯瓦解後，北約組織(NATO)在缺乏敵人的情況下何以還會續存著。

北約組織不僅繼續存在，在 50 週年慶時還提出「新戰略概念、新干涉主義」，這是美國爲維護自己單極霸權的戰略利益及北約組織續存的目標所設計出的策略，其「實証」的焦點擺在巴爾幹(the Balkans)，將 Balkan 轉變成 BATO——Balkan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其目的是要把俄羅斯百餘年來在巴爾幹的勢力立基逐出，孤立俄國，包圍俄國，令其永遠無法跨出地中海。

巴爾幹被稱爲「火藥庫」，從歷史來看，確實也是。100 多年來，巴爾幹一直是一個烽火連天、充滿血腥動盪不安的地區，尤其是塞爾維亞，更是一個以「血與意志」塑成的國家。

11 世紀到 15 世紀中葉，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創造了卓越的文明，與當時的西歐文明相輝映。科索沃是塞爾維亞文明的萌芽地，是塞爾維亞帝國的發祥地，也是統轄 1300 個修道院及教會的塞爾維亞東正教(the Serbian Orthodox Church; SOC)的權力中心地。科索沃對今天的塞爾維亞人來說，猶如耶路撒冷(Jerusalem)之對猶太人(Jews)一樣，是他們民族的聖地，是整個民族精神的泉源。1999 年 6 月，根據科索沃和平協定，塞爾維亞軍隊須自科索沃撤出，廣大的塞爾維亞東正教徒，曾一度誓死保衛這一塊

聖地而讓塞爾維亞陷入一片狂亂無序的世界可証明之。

塞爾維亞，因受鄂圖曼帝國(the Ottoman Empire)統治 500 年，在這 500 年間不斷地起義反抗，遭受到土耳其人大力鎮壓，造成塞族人不斷自科索沃移出，而回教的阿爾巴尼亞人翻山越嶺填補科索沃的真空，終於造成「鳩佔鵲巢」的事實。

過去的 130 年，列強爲它們的戰略利益，不斷地指染塞爾維亞，最悲慘的是奧匈帝國(the Austro-Hungarian Empire)向塞爾維亞宣戰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 (Nazi)、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Fascism)的入侵，而俄國、英國和法國均各自認定巴爾幹的勢力範圍。現在，美國領導北約組織到巴爾幹去取代它們的地位。所有的這些列強，爲了它們的利益，讓巴爾幹人民負上重大無辜的死傷與財產的破壞，尤其是塞爾維亞，每次戰役首當其衝，成爲掠奪凌壓的對象。

塞爾維亞人與科索沃阿爾巴尼亞人之間衝突的性質，是屬於「歷史權利」(historical right)與「種族權利」(ethnic right)之爭，其複雜性就像中東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Palestinians)的衝突一樣。探其源頭是 1878 年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國際正式承認塞爾維亞後，塞族與阿族的衝突迄今已逾 120 年。阿族的分離主義是受大阿爾巴尼亞主義教唆而起的，是阿爾巴尼亞(Albania)爲實現它的「小帝國主義」(the imperialism of the small)的前奏曲。科索沃的衝突，正好被美國利用爲建立其國家戰略利益與北約組織續存的試金石，給美國與北約組織爲人道干涉主義帶來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難怪在 20 世紀的末尾，一個小小的地方民族衝突，竟然變成一個世界規模性的衝突，

其涉及單位不能說不廣，有美國、北約組織、歐洲聯盟(EU)、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八大工業國(G-8)、俄羅斯、芬蘭、聯合國、聯合國安理會、六國聯繫小組(the Contact Group)、塞爾維亞及科索沃阿族代表。

米洛塞維奇與反叛的科索沃解放軍(KLA)之戰鬥，主要的時間是在 1998 年 2 月~1999 年 3 月。在人道的考量上來看，無論以什麼標準來評定，他們之間的衝突只能說是低緊張而已。事實上，在 1999 年 3 月 24 日北約轟炸之前，解放軍的反叛性質與規模，僅屬於零星的騷擾性，這可從本書所列之 1998-1999 年間大事誌可得証明。

這種小規模低緊張性的衝突，美國、北約組織爲什麼不去干涉其他的地方如土耳其的庫德族、盧安達……而竟然僅強力地對科索沃進行人道干涉？聯合國秘書長及安理會何以介入不了？這種人道干涉又與北約組織的「新戰略概念」有何關係？塞爾維亞的科索沃問題是否成了歐洲聯盟東擴的阻礙？除上述問題的答案追尋外，在表面上看，難到美國與北約組織對塞爾維亞動兵，真的只是爲解救科索沃的阿族人免遭種族清洗的噩運？總之，科索沃的人道干涉產生了許許多多的議題，例如人權是屬於內政管轄？人道干涉是否爲「義戰」(just war)？人道干涉主義或新干涉主義產生的背景是什麼？它的標準在那裏？如何再定位《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國際法的實施限制在那裏？在單極體系下的聯合國，其未來角色如何扮演？最近的未來會出現多極國際體系抗衡單極國際體系嗎？民族國家會逐漸消失？每一個議題均可成獨立的章節來探討，筆者就上述的議題作「選擇性」探討，因此，使得整本書的架構會顯得鬆弛而不嚴謹，不過，探討起來較不會

受前後章節的束縛，會顯得活潑自在，儘管如此，受限於個人才學知識，議題的探討可能不甚周延詳密與深入，是以敬請先進直言指正，俾以爾後更正。

這本書的完成先得感謝屏東師範學院劉賢俊教授，當我每提到一個議題時，總會給我一些意見，讓議題的探討更顯得周密詳實，其次得感謝是內人邱繡琳，不時催促與鼓勵，還有我的長子謝叟憲、次子謝孟儒、女兒謝學仉及其夫婿 Micheal Dinner，幫助我蒐集資料、整理分類，他們偶爾也提出他們的看法補強，再有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的樂薏嵐、徐珮玨兩位小姐，幫我打字、排版，此外，大學同學胡乃珍小姐的鼓勵與資助，也一併致謝，最後感謝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協助出版。

謝 福 助
淡江大學通識與核心課程組
2003 年 8 月 31 日於 I703 研究室